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蘇東坡集

(五)

蘇軾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蘇東坡集

(五)

蘇軾著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蘇東坡集

卷二十一

論八首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

論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兪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旣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滿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

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謹論。

御試重巽申命論

論曰：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爲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爲煖，雨皆知其所以爲潤，雷霆皆知其所以爲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爲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大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窾空蔀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爲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蓋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於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

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謹論。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

論曰。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罍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銜之。君旣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

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爲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旣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謹論。

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論曰。爲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爲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強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爲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爲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爲人君父而不

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爲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爲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爲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脩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爲正之。則世之爲仁者。相率而爲僞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爲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苟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沒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苟息而爲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謹論。

後正統論三首至和二年作

總論一

正統者何邪。名邪實邪。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

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始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者。亦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辨論二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名耳。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強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強。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恥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

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恥邪？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恥邪？吾將以聖人恥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恥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爲正邪？以天下有君爲正邪？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旣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爲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爲壽，弟爲壽乎？其兄魏爲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爲姑，吾將曰：舅則以爲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爲姑乎？以妾爲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受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爲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喜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邪？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爲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爲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爲無益，得之爲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爲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辨論三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邪。亦或不以其道得之邪。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爲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爲正。如魏受之於漢。晉受之於魏。不如至公大義之爲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弑。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說而與之辨。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焉。而章子以爲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弑君得天下而不失爲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弑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梟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爲在漢唐爲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爲兄。則瞽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

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弑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爲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思治論嘉祐八年作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今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一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一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一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一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

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邪。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資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富。則規摹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摹不先定也。用捨系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齎糧。而假匄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

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句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摹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摹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摹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未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很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攫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郤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旣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

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爲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士。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斂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減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卷二十二

策問十七首

私試策問七首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爲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爲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搯腕而遊談者。以爲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爲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爲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莫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

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生而爲之者。士有至老而不遷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爲周之公卿者。非周召毛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畎畝。起於匹夫。而至於公相。則蓋亦有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於學。講肄道藝。而脩其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鄉大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爲一命之士。其傑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爲政之卿。皆其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進蓋亦有所止也。當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小官。而絜爲之。故其民事脩而世務舉。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進而更爲之。雖布衣之賢。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有無厭之心矣。官事之不脩。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不屑爲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終老而不倦。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既倦之意。其爲弊可勝言乎。今夫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改官者。盤桓於州縣而不能去。久者不過以爲職官。令錄仕而達者。自縣宰爲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至郡守。爲郡守而無他才能。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去。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爲國家棄材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重。職官令錄之近於民。而用棄材焉。使不達者盤桓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歟。嗟夫。蓋亦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勢。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倦。而無不自聊賴之意。其悉書于篇。

問古者師出受成於學。兵固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履而目見者。昔者六國之世。秦盡有今關中之地。地不加廣也。而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憂。而無中原之